

癞痢表爷

徐累先



阳春三月 李昊天 摄

从记事时起，很少听到癞痢表爷说过一句正式的、完整的话，要么喃喃自语、叽里咕噜，像说外语；要么是神来之笔，斜刺里杀将过来，等你准备竖起耳朵听时，却又戛然而止，什么也没有听到。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他说不来话，是个哑巴。

小时候，和表爷一家同住一个屋里。我野得很，毛手毛脚，走路没个正经，像小鹿一样乱蹦乱跳，不是弄翻桌椅就是打碎茶杯，常被他吊起眼睛一瞪，嘟囔一句：“搞么东西！”瓮声瓮气，仿佛从幽深的山洞里传来，我吃了一惊，惶然地望着他，准备他下一步动作时，他却佝偻着背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从我身边踉跄而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可能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我常常纳闷，他有满头的黑发，怎么被人叫成癞痢？我们当地人把头上生疮叫生癞痢，那时候的孩子在阳光下暴晒，又缺医少药，或者根本引不起大人的关注，生癞痢是很正常的事。村里比我们年长的人，总有几个癞痢。癞痢表爷可能小时候也生过癞痢，被人癞痢癞痢的叫，就再也没有改过口来。

其实，癞痢表爷有一个很正式的名字，叫杨积成。但人们很少叫他的名字，我是从父亲的嘴里得知他还有这样一个名字的，在生产队的工分表上也只写着癞痢，一目了然。用进废退，他的大名也就渐渐退避三舍了，当然，癞痢表爷自己

也从来没有把名字当成一回事。

癞痢表爷喜欢吸烟。他吸烟的样子很投入，一口接着一口，比吃山珍海味还有味，吞进肚子好长时间后，一部分烟才从鼻孔里形成两根灰色烟柱，喷薄而出，绕地三匝，飘散开去。那时，黄烟都是自家种的，收好了黄烟叶子，用竹子编成一个模子，夹住，放在外面晒

干，再把这些叶片掺上一些香油，整齐地排列到一个木榨里，用刨子刨，薄薄的烟丝黄黄的、清清的，用报纸包起来，当成一年里的“小粮”，村里人就是这么亲切地称呼黄烟的。

癞痢表爷的黄烟可没有这些复杂的工序，他晒干烟叶后，直接用刀子切成一片一片，然后包装起

来。他也没有正规的烟筒，人家的烟筒都是专业人士打造的，非常精细、小巧，他只是从山上砍下一根带着竹根的水竹，简单打理一番，便成了时刻不离身的烟杆。

公共场合，遇到别人敬纸烟，他也憨憨地笑纳一支：“耶，吃你的烟啊！”我们家里把吸烟叫吃烟，因为烟瘾大的人早已把香烟看成和粮食一样的必需品。

癞痢表爷和叶子表婶结婚后，生了两个孩子。因为癞痢表爷是个“古木人”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更谈不上经营婚姻，表婶不久便和他离婚了，带着两个孩子远走他乡。从此，癞痢表爷一个人待在三开间的老房子里，过上了孤苦伶仃的日子，晚上连电灯也很少开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不和任何人来往。但癞痢表爷也能分清亲疏，他常常从菜园里掐点蔬菜放到我家门口，招呼也不打就走开。待我准备一些物品回馈他时，他已走出老远。

那会儿农村没有自来水，厨房的锅灶边都立着一口大水缸，而他就用一只塑料桶提水、盛水。也许是年岁已高，那年提水时在水井边滑了一跤，等被人发现，抬到床上，早已不省人事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癞痢表爷真的如同一棵草芥，没在这个世上留下一丁点什么，就被时间翻过去了，如同一阵风吹过一般。现在想起我的这位癞痢表爷时，依然心有戚戚。

雨夜漫话

王启林

淅淅沥沥的小雨不紧不慢地亲吻着大地，亲吻着夜幕下的公园，公园里的树、花，还有漫步于公园里的人们，包括撑着雨伞的我。

亲吻花朵、绿树和小草的雨，很轻很轻，如丝絮，如羽毛，柔柔的，腻腻的，路灯下，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。这才是志南和尚的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啊！只有飘到我雨伞上的小雨沙沙响着，似在警示着我，不要无视他的存在。

今晚的公园很热闹，热闹是不是对夜雨的回报？蘑菇般五颜六色的伞，也是点缀雨夜公园的风景。热恋男女的窃窃私语最适合今晚的安静、温馨。不合时宜的朋友间的高谈阔论似乎也降了几个音调，是不是也不想打破这样的宁静？最惹眼的是一位红衣女郎和一位身着深蓝运动装的帅哥，拎着伞，沐浴着浸透花香的小雨，漫步在公园幽的曲径中。这小雨不像那疯狂的暴雨，这小雨把人沐浴得更清爽，迸发出更强烈的生命活力。

眼前一幕，记忆的角落里也曾有过，只是尘封得太久太久。望着妻子在蒙蒙细雨中，那一头乌发被雨珠缀满，散着光，恍若漫步天街的仙女。她用湿漉漉的手，抹一把

湿漉漉的脸，一缕滑腻而又柔情的感觉从心底升起。还有那轻轻的一个微笑，荡漾出怒放的心花。

打着伞，牵着女儿上学，女儿的小脚专拣积水处踩。踩一下，仰起她那快乐的小脸，对我瞄一眼。我想骂她，声音仿佛掉进了棉花里，总是那么无息无声无力。

河岸的柳丝在微微颤动，不知是因了雨的轻抚，还是风的轻拂。河水点点向四周晕开，漾出圈圈波纹。风吹杨柳枝枝动，雨打长河点点泡。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一副对联喻此时此景，我以为甚是恰当。有人曾说落在宋词里的雨，点点滴滴都醉人。落在今夜的雨，点点滴滴都醉了我。

记忆中，1980年代好像有一首歌名《一把小雨伞》，曾经风靡一时，连我这个歌盲也记住了几句歌词：“我们俩打着一把小雨伞，虽然雨越下越大，只要你来照顾我，我来照顾你，能够在一起我也没关系”。应该是写恋人之情的一首歌，这于我太久远，正如今夜，我一个人漫步在公园。不过思绪却如雨打河面，不断发散着。人生之酒是越酿越醇还是越久越淡？

《诗经》里有“生死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之说，又说“于嗟洵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”，看来人生是玻璃铸成的菱形，阳光下五颜六色，多姿多彩。如今夜的雨，诉说着千变万化的诗情画意。我不应该无端放飞思绪，让丁香空结雨中愁。

夜更浓了，雨丝更柔了。收了伞，将那一抹馨凉纳入心上。

古人如何拉黑朋友圈

刘中才

信息化时代，但凡看谁不顺眼，哪怕是过命之交，被拉黑名单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然而古人没有手机，也无法网络交友，倘若私交甚好的朋友发生矛盾冲突，又是如何断绝关系的呢？

《世说新语》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，管宁、华歆同在园中锄菜。见地有片金，管挥锄与瓦石无异，华捉而掷去之。又尝同席读书，有乘轩冕过门者，宁读书如故，歆废书出看。宁割席分坐，曰：“子非吾友也。”意思是说管宁和华歆同在园中锄草时看见地上有一片金，管宁依旧挥动着锄头，像看到瓦片石头一样没有区别，华歆则高兴地拾起金片，然而看到管宁的神色后又将其扔掉。曾经，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，有个穿着礼服的人坐着有围棚的车刚好从门前经过，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，华歆却放下书出去观看。管宁就割断席子对华歆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朋友了。”

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，古人断交的方式之一是割席。管宁觉得华歆为名利负累，不是他所喜欢的，因此同其绝交。古人认为席子代表志同道合，能够同坐一席者必然有共同的语言，割席意味着思想存在分歧，定然走不到一起，因此古人用割席断交来表达志不同道不合，朋友之情也就无法维持，与其将就倒不如一刀两断。

与之相似的另外一种断交方式则是割袍断义。此语最早出自清代通俗小说《说唐》，其中讲到军师徐茂公与秦王李世民间游御果园，期间单雄信前来刺杀秦王，却被徐茂公识破。单雄信与徐茂公是结拜兄弟，失手后的单雄信当即割掉衣袍一角说：“徐绩，俺今日若不念旧情，就把你砍为两段。也罢，今日与你割袍断义了吧。”徐绩就是徐茂公，单雄信采用割断衣袍的方式同徐茂公表达友尽义绝之意，让人深感无奈的同时而又无言以对。

不过，无论是割席还是割袍，意义相近，举止决绝。对于一些不愿当面吐露心声的文人墨客来说此种方式过于粗暴。因此，古人还有另外一种拉黑朋友的方式，写绝交书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嵇康写给山涛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。

山涛和嵇康都是“竹林七贤”中的优秀代表。两人原本情投意合，堪称知己，但是因为山涛接受了朝廷的招安而令嵇康所不齿。嵇康因此决意同山涛断交，但又碍于情面无法当面直说，于是写下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满。

由上可见，古代虽然交流方式简单，也无法通过网络即时互动，但古人拉黑朋友并不麻烦。倘若意见不合，或者道不相同，友谊的小船也会说翻就翻。

